

資治通鑑

魏紀

自七十七
至七十八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38 |
| 冊數 | 180 (46) | |
| 函號 | 別 7 | 1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
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 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

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

君不密

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

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勛漢祖因土崩之執杖一時之權專

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

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豷

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予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之

雄爽也夏戶雅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

烏副焉九錫之漸也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

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

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

屬文論沈持林翻散悉直翻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

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

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傳子

令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

憶如軛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

之間是為傳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裴

乘賁音奔六月丙午改元蓋以甘露降姜維在

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

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

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

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為君難為貴卿公更難嗚呼

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戈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犀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

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彼以船行吾以陸軍。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即亮翻。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成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

漸峻陘小舟猶可入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

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點計其來必矣。點下八翻。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復扶

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小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源北注于渭

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酈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志無之。蓋廢省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

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

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

隊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

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說



通鑑卷七十七 魏紀九 高貴鄉公 四
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驃匹及車騎將軍劉

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屬

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魏青州統濟濟南樂安以圖青徐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

彭城東海琅邪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

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

徐丘以立名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

弟偏將軍緄從才用翻緄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緄為侍中

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已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與共言論後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好呼到翻岱時有

得失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之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

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歿

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

諒友諒友多聞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

美之呂據聞孫緄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

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將即亮翻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

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冬十月

緄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

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

徐原

晏魏晉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告喻胤宜速去意言宜速往武昌否則

且有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

緄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為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緄不

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

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

緄就公委弃也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

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

盡歿無離散者偽為于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

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

夷胤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

曰吾耻為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耻為叛臣自殺以明節

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

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命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

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今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

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

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

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

楚荆也撻擊也輒涕泣抱持毋毋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九 高貴鄉公

一死謝胤為國也

王祥

王覽

王賢妻

祥俱往及長娶妻

長知兩翻

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

之母患之為之少止

偽為于翻

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

使酖祥覽知之逕起

偽為于翻

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漢書齊悼惠王傳奪反

自後母賜祥饌

饌又難曉翻

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

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

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

瘁秦醉翻病勞也

杖而後起徐

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

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

故曰海沂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

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

與讀曰預

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

九官即九

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還建業留尚書九官于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

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歿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臨正

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

難乃旦翻

又科兵

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

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

科當作料音聊量度也

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

詩少

照翻將即亮翻

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長丁

丈翻今知兩翻

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

先帝數有特制

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

今大將軍問

通鑑卷之三十一 魏紀九 高貴鄉公

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挹之意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可也嘗食

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糖也藏徂

浪翻下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

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

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

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

詰之果服詰去詰翻左右莫不驚悚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素與夏侯玄邵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

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王凌

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二年册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

振施帑它郎翻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

數千人以為歿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塌徐塌即徐塘在東關

之東塌烏葛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

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叅佐慰勞四征魏置

征東將軍軍屯淮南征南將軍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

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且觀其志昭遣充至

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

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為豫州而卒故

稱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

且翻吾當歿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

道監卷之七十一魏紀九高貴鄉公

史才

時鮮卑與吳蜀并僞

臣不密

壽春之敗
麾下無一
人降數言
足徵矣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七

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

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

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

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

史同治壽春魏四征

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間已間古覓翻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

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揚州新附勝

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

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沼翻靚

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牙門諸將之子

吳勝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魚庶

至武昌壹將部曲來犇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

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

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

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

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

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

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

沈丘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九

高貴鄉公

八

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

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

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執安豐縣屬廬江郡

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

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遂守便窵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

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基報

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數

角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

石苞監古胡翻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

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

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決水又北

淮入于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繇

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主責孫繇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

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復

又翻帥異雷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讀曰率

通鑑卷之七十七 魏紀九 高貴鄉公

大計昭燕遺書孫服

石苞州泰胡質

孫綝作事
廢倒至此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九

九

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陸即楊陸歟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重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注芍

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

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

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

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

未引兵還建業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

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綝既

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喪息浪翻自戮名將

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為後吳誅司馬昭曰異不得至

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

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

乃縱反間間古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

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

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曩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

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

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今宜及眾心尚

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

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文欽

曰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

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九

高貴鄉公

九

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舍讀曰捨欲乘危徼倖乎

徼堅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

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

一作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于

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

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偽翻使

輝儀所親信齋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

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

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城中

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

拜各有差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

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

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

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川翻及安西將軍鄧

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僻於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

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園中又北流

注于渭予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數所角翻望

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

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

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

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

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

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郵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

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張吳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

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

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居尊位君臣久固民習所

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于戴上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

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

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

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

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

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之執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

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祥是故智

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為于偽翻

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

也

如遂極武黷征

征伐不欲數數則黷

土崩執生不幸遇

難

難乃

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彞謂我不能

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

逆迎也降

此敵無備

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

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發石車火箭

石車即砲車也車呂遜翻

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

死傷蔽地血流盈漚漚七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

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

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

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

虎將兵在小城中

鴛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

聞欽死勒兵赴

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

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

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

數百騎巡城呼曰

呼火故翻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

懼又表鴛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

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

鴛虎遲歸
司馬昭身
將亦智將

神兵

攻矣。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

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

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

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降戶同。卒不變。以至於

盡。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爲之死卒子恤翻。吳將于詮曰。詮且緣翻。大丈

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

取也。乃免。曹冒陳而歿。陳讀曰陣。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

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

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

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

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

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

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

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

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仍

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空。悉坑之。昭曰。古之用

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言今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

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

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師。處昌呂翻。

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

通鑑卷七十七 魏紀九 高貴鄉公 古

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

收歛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焉。欽力贍翻。昭

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謂前詔

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宐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將軍

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

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

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執。王基諫曰。昔諸

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

而眾歿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

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且翻。今賊新敗於外。又內

患未弭。謂孫紘若臣相猜。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

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

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

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

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為征

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

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

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于

不仁

如夫差智伯也

存義之國喪於懦退

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

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

虜生

為俘截耳為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

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

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

書曰阜陶邁種德孔安國

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獲種惠於吳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

馮葬欽忘疇咎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

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樂音洛武昭既敷文

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

者溢美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

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比之張良也

漢姜維聞諸葛

誕歿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維以段谷之敗敗行大將軍事

夏五

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

拜相國則相封晉公食邑八郡

晉書帝記曰以并州國尊於丞相

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凡八郡封為晉公

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

奮徙章安見上卷邵陵厲

公嘉平五年

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昶音丑兩翻

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羣臣

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

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

為法其德行者三王又從之末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更音工衡翻小同

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夷舉孝廉融之被圖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

日生而玄以丁卯日生故各曰小同吳孫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

難問難音乃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使第

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古倉蒼字通用武衛將軍恩偏

將軍幹長水校尉闔闔音開又分屯諸營欲以自固

吳主惡之惡音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

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

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外部督建業外營

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緝諫不從由是益

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緝全后父尚

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緝專

執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孤前勅之使速上岸為唐

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上時掌翻又委罪於朱

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緝蓋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

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遍

翻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

中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

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緝所領皆

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爾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

當

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

事且緄同堂姊邂逅漏洩誤孤非小也避戶廉翻紀

承認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緄語

九月戊午緄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

蒼龍門外劉承即比明遂圍宮比必吳主大怒上馬

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在

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

之不得出歎咤不食咤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憤鳥

敗我大事敗補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

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因自殺緄使光祿勳孟

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一召羣臣

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少詩沼

呂翻呂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

怖怖普曰唯將軍令緄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

璽璽斯氏翻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

緄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緄迎立琅邪王休緄從之

中營置左右典軍已未緄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吳

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職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建興元年休

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

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

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祐曰曲阿今丹陽縣界有老公遮

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應和

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

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

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汜音祀處昌呂

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

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

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

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

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掌翻

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王就乘輿百官陪

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荅拜即

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艸

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

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下詔以綝為丞相荆州

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以恩為御史

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闔皆拜將軍封

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為王

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

鳥傷之上浦立永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

康縣屬東陽郡

邪王

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

其妻習氏

諫之

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一

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它

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

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

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

復扶又翻

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

好善慕名

好呼到翻

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

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

見優饒

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

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

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

左傳楚箴

尹克黃自拘於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

齊桓公與公子糾爭

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

披斬其祛及重耳友國與披謀國事其遣衡還郡勿

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戟

果如習氏所料

已丑吳主

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

和死皓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

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

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緄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

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

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

告吳主緝以布為吳主所信倚故詰之酒酣失吳主

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戊戌吳主詔曰大將

吳主大奇

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緝之權也或有告緝懷怨

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緝緝殺之由是益懼因

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

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為裝載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

才再翻車船裝物皆日載詩云載輪爾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

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

魏邈

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

吳主曰緝居外必有變說輪茵翻武衛士施朔又告緝謀

反武衛士武衛之士也吳主將討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

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斷

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亂翻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日猝可因臘會有陞兵

以誅之陞兵宿衛之兵夾殿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緝聞之

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緝益懼戊辰臘會緝稱疾不

至吳主彊起之彊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緝不得已將入衆

神思安閒
為絀所立
而殺之如
腐鼠

朝臣亦見
公論吳主
斷案凜然

止焉絀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

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尋繼時也絀求出吳主

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絀起離席離力奉布目

左右縛之絀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

胤呂據於交州乎絀復曰復扶願沒為官奴吳主曰

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胤據死見上遂斬之以絀首

令其眾曰諸與絀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

闔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闔音開又可亥翻絀之諸弟

戶江翻夷絀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

之古者棺椁厚薄皆有已已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

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

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為于吳主詔曰盛

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

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恪死見上卷初

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皆實兵

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執之役王

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皆承此制及姜維用

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錯倉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

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

二城見七十一卷聽敵入平謂縱敵使重關頭鎮守

明帝太和三年入平地也

通鑑卷七十七 魏紀九 高貴鄉公

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
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
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
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
上周三十里甚險
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護軍蔣斌守漢城維
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
自奔險要以開狡馬啓疆之
心書此為亡蜀張本斌音彬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
翻下同先是頃丘

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
頃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寧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頃丘縣漢屬
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
魏屬梁國先悉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
薦翻夏音賈

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
角翻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
善晦而憤鬱之氣見

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
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夏六月京陵穆

北地王謀

侯王昶卒。漢主封其子謀為北地王。謀時
壬翻詢為新

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

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眾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

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

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

壹為婢所殺。二年孫
壹來降是歲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
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帝

元皇帝上

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謚

法行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

是年六月方改元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

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

九錫

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勝音升

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

沈持林翻下同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

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言路人亦知其將篡

吾不

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卿下當有等字

王經曰

晉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

魯季氏世執魯國之

政至昭公時代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

今權在其門為日

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歎為于偽翻不顧逆順之理非

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

且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

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

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

說文曰素白緞繒也

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緞繒染為黃色以書詔

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

俱經不從

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

晉諸公贊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

出昭弟屯騎校尉仙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仙

眾奔走

仙讀曰胃

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

下帝自用劔眾欲退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

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

奇寄翻倅正為今日偽于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昭聞之大驚自投

於地太傅乎羞死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

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

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

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方比今

舅不如泰也言顗阿附司馬氏子弟內外咸其逼之

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卿何以

處我處曰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少詩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

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

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于寶晉紀昭久之曰卿

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弒君不知

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顗或之子也或於太后下

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

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

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

生此子

弒君之賊
未有慘于
老若

泰以是年
卒于魏為
完節

王經母

晉武帝

魏元帝

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

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

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

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

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

諸從公也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

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甲寅常道

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

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

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

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

塘羣臣皆以為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

濮陽以邑為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為太守深與相結及即位遂與

張布並見信用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數音升士卒

多死亡民大愁怨 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

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

亮為候官候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

徙其人名為東治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

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

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

陽鄉肅侯王觀卒

謚法剛德克就曰肅

十一月詔尊燕王待

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偽而後史可無載

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

長知兩翻

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

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廡

褚碧

褚碧

廡許今翻碧力灼翻

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

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

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

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

事可少須後也 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

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

碧復白曰

復扶又翻下同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

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

有實也若好忠直

好呼到翻

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

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

配合也

明不足以

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

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

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荊州分南郡

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

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

謀歸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

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制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

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

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

馬昭書遺于季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

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蓋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

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陁陁與同竹木叢蔚卒有

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敵入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

得陳其力也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春液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

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

危者也要一遙翻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

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

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毋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當今

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

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

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須候節度

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基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

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音異

食其音異

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

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

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降戶烈奮之第

也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

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待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

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採曲使士大夫多附

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

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

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

六百石秘書令秩而亦不懼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

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朝直遙翻吳主使五

官中郎將薛珣聘于漢珣况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

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

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

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

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曜盛冲以切直而

不得居王所珣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

求免罪邪處昌珣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是

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

樊建

可友
二君可師

薛珣

鮮卑拓跋
氏元魏始
祖

元帝

元

貢因雷為質

索音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

交南夏

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

帝以上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拔氏蕭子顯曰

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

至可汗毛始疆大

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大為可汗可讀

如渴汗

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

寅

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鞬曰律惟演宴荔游等皆為

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

俗云鑽

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

推寅死利立利死侯立侯死肆

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

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

氏車悝氏

車昌避翻胡比翻又公渾翻又古本翻

分統部眾為十族

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

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

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

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族為車悝氏後改為車氏凡與托拔氏為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

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

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

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併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奔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既盛南都

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承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

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

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為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為後魏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十 起玄默敦牂盡閏逢
涖灘凡三年涖音徹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
女也戊子立子暉為太子 暉烏關翻據吳志吳主休
為四子作名字暉音湖水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

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魯襄仲曰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姜維字伯約謂較智則不出于敵人之上而冬十月

厭將何以存謂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

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

於侯和破之維退任沓中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又

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

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強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潏川師次沓中則侯和之

地在塞內沓中之初維以羈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

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

右大將軍闕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

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敗補漢主曰皓

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四卷邵吾常

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

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維未出

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

而伐蜀維於沓中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

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

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初典為會稽太

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

大將何以立功非戰罪也

守會工外翻吳主在會稽與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

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

會稽當作琅邪將即亮翻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

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衡工更翻吳人失望吳主

喜讀書喜許記翻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前漢

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

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

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沈約志曰吳王

渙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王之故以祭

酒為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張布以昭冲切直

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未有之恐其入侍言已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

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

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

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務猶

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

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

頭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

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自王務

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

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

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吳主曰聊相開悟

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魏

魏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

之辭鮮音

常昭
盛冲

息淺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

意幸音子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復扶譙郡嵇

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文辭

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狹戶與陳留阮籍籍兄

子咸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河

內山濤河南向秀向式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

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

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

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與決勝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

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

何曾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惡烏面

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曰卿縱情背禮敗俗

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北

妹翻敗補邁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而而聽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

裔無令汚染華夏汚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

籍代公卿為勸進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二

年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

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劉伶嗜酒常乘

鹿車賢曰鹿車言其攜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荷下

小僅可容鹿也

山巨源新
齊康伯

心知是處

元帝

鋪側治曰歿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

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

之造七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治也不為之禮會

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三

負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

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偽為干會因譖

康嘗欲助母丘儉言用丘儉反而康欲助之册音無且安康有盛名

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宐因此除之昭遂殺安

及康康嘗請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追書也登

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司馬昭患姜

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騶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

翻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宐杖正義以伐

違貳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

海也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淑之子也

漢末為公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

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

繕甲以擬二虜治直之翻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

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

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

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

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

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

絆博漫翻繫足曰絆

使不得

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

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

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

屢陳異議

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

昭使主簿師纂為艾

司馬以諭之

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

艾乃奉命姜維表漢

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空並遣左右車騎張

翼廖化

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

口

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

及陰平之橋頭

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

以防

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

致至也又請也送也

啓漢王

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

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

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資貪暴

資私呂翻

為百姓所

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

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

訓徒

民憚遠役因謀作

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譖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

兵九真日南皆應之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

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

甘松本生羌之地張

官非其人
擅殺命吏
上下大亂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十一 文帝 九

駿置其松護軍先伏國仁置其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其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其松為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其松嶺為名且其地產其松也杜佑曰其松嶺江水發源之地其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新唐書曰其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

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賢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山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鍾

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余遮翻

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鍾會時為鎮西將軍瓘既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衍翻瓘觀之子也衛事

武帝文帝明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輒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老子比能

之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鍾鄧之禍議者固知之矣秋八月軍發洛陽大

賚將士賚來代翻賜也陳師誓眾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

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

用姜維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任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十一 文帝 七

衛瓘

劉寔

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

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彬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 易愷今從魏志

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諸葛亮 初漢

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也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

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

朝直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

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

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 浪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

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

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為不設備邪 關城失

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眾迎降胡烈降戶 烈乘虛襲城僉格

鬪而死僉彤之子也傅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 帝黃初三年彤余中翻鍾會

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音祖 浪翻鄧艾

遺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 日漢陽郡魏復曰天

水頎渠 希翻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

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

川口大戰疆川口在嶺臺山南嶺臺山即臨洮之西 傾山關 彌水出陰平西止疆山一日

疆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 頎追敗之於疆口即是地也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

道屯橋頭塞悉 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

恨

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

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維遂

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趨白水

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注小

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華

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祝

穆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

為梓潼太守有劍閣縣符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

之始有二安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

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回壽春將軍

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以救漢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

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詔以征蜀諸

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

又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

軍任音初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鄉里親戚也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亦不知之使守水

碓為碓水側寘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

輪轉則交午木變擊碓尾木而自每歎曰舒堪數百

戶長謂小邑長也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

厲之事皎者末以暴白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

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

魏舒

元帝

計掾

上時掌翻

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

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

仲翻

其負在我安可虛

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

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參佐參軍及諸佐吏毓余六翻舒常為畫籌而已

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筭也為干偽翻

為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

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一侯舒容範開雅發無不

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為耦舒容範開雅發無不

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坐祖

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

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直遙翻見賢通翻至於廢

與大事眾人莫能斷者亂翻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

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

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

江油趣成都

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縣竹縣北又東南逕江油成

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逕江油廣

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

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

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

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

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百八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

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按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

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

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爲德

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

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爲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

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趣涪趣七喻翻出劍

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

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

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七喻翻遂自陰平行無人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

山峻峭峻峭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

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

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

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

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

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推吐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隘單行相先登至江

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蜀守將馬邈降

江翻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

下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

魏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

黃崇

擊破瞻前鋒瞻退任縣竹縣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

何不從崇言誘之誘音西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陳艾遣

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

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

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

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不

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杜佑

黃皓寢其瞻於此因為京觀收補邁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

為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

逆山澤不可禁制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

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南中七郡越雋

朱提牂柯雲南與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宜可奔

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它國為天子

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

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于偽翻再辱之耻何

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且

若欲犇南則當蚤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

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

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或

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周曰方今

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

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

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以古義爭之衆

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

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

有所施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徧之窮乃率從見事

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

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

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北地王謀怒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歿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詐時王翻奈何降乎漢主

不聽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謂

庸禪有子張紹等見鄧艾於維維縣屬廣漢郡西南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

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

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

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

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棺艾持

社稷有靈

此亦史臣諱之非周諱也

通鑑卷之八十八 魏紀一 元帝

節解縛焚檣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

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

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魏器故事也以

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

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子

恤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

于巴巴即巴中也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鄴

鄴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鳥縣漢鄴縣地隋得

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傳株自從

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

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於是諸郡縣圍守皆

被漢主敕罷兵降圍守即魏延所置漢鍾會厚待姜

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

即帝位傳二世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

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詣

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

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

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

卒讀曰猝勝音升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

仲丑中翻憂也為之降服出次不舉

姜維不終

姜維胆安

在矜其志

可也

罪則婦主

恸哉史筆

華覈

通鑑卷之六

魏紀十

元帝

七

張悌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十一

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為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

以傲之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難乃且翻謂王凌毋丘儉諸葛誕舉兵也百姓未服

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推翻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處承

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

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鄧陵屬公

蜀閹宦專朝朝直選翻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

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

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

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

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

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

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

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蓋在遷陵酉陽

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酉溪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酉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

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酉陽地

涪邊郡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十一

元帝

十五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郡朝也西蜀傾覆邊境見

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

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宐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

教慰勞勞力到翻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况翻當及其

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典禮翻又下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

執也執也敕外趣嚴趣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督

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

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

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

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帥讀緣日率

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

類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溪皆平十二

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

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牂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西巴西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疆

梁故因名焉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

半五年復方日翻乙卯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鍾

會為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皇太后郭氏殂鄧

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諸君賴遭艾故得

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

光武建武十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

元帝

者

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爵

今因平蜀

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

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

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

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

南安臨邛沔湯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復其利

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使疏吏翻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

其左右郡有董卓塢

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

為之宮舍爵其子

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

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台淮陰故城城陽郡

治首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

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宐輒行艾重言曰

重直用翻

銜命征

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

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

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趾

東接吳會宐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

也

春秋公羊傳之言

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

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

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

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笑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輸芮翻晉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

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

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耻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

於陶欲絕其跡乃號曰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

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

於老夫矣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奈之何哉由

是情好歡甚好呼到翻出則同舉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

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害效人書於劔

閣要艾章表白事要一遙翻章表上之魏朝自車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

辭指悖傲多自矜伐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

作以疑之既以怒昭又以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

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

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

帝幸長安將即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

司馬鎮鄴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

始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

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謚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到翻

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

王夫人

晉公曰

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

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

愚謂會單身無任

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

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指掌言易也而數所負翻

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

而疆使之

疆其兩翻

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

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

不能辦邪

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

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

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

惡

作為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為不善也

祗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

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

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

卿忘前言邪

忘巫放翻

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

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

先人生心哉

先悉荐翻

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

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

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

邪

復扶又翻

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也決也

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

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

瓘監艾會

軍遣之收艾是以職分使之故不可得而拒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

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

謂復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比必寐翻

悉來赴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壘乘使者車續漢

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

伍伯礮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

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勒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

班輪四輻亦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

艾於檻車諸將圍欲劫艾整仗趣壘營趣七喻翻壘輕出

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詭言將申明艾無反心諸將信之

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

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

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

定也談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

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成固之

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

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

之事語牛倨翻今來大重大讀曰太必覺我異矣異變也便當速發

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邊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



蜀郡漢中郡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

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

昭皆班示坐上人坐祖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直著

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

解解古隘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

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

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

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會欲從

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魯

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木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

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

已作大坑白梃數千給徒亥翻語牛欲悉呼外兵入

人賜白帽帽魏武帝所製狀如拜散將將即以次梃

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

徧已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諸軍不

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

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許

直亮翻

元帝

難下手

容翻又許勇翻毛晃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

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

內者机舉綺翻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

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

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

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衛權傳曰會留權謀

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權不許因相疑

權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權

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

權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權慰勞諸軍權便下殿會

悔遣之使呼權權辭眩疾動詐作地比出閣數十信

追之權至外解服臨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

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璿從

交翻衛權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鄧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權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

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

權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

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衛權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為同僚而軍事

鍾會引退

劍閣机達

維維降遽

以為功令

艾殺權囚

罪艾宜其

死矣權同

艾檻車擅

殺之命其

尤田續并

殺艾子然

堪所斥榮

悔殺權及

子孫九人

昭昭哉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會將士死者數百人

鈔楚

交翻

衛權部分諸將數日乃定

問翻

鄧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權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

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

權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

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

衛權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為同僚而軍事

杜元顯當

陽成侯

則則權任之也。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謂激田續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其責乎。權聞之

不候駕而謝預。預怒之子也。杜恕見七十三卷鄧艾

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興

郡為晉武帝叙艾孫灼張本。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卒子恤翻晉公思鍾繇之

勳與毓之賢。鍾繇有定關中之功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裴

之曰迪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

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鍾會

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復扶雄

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

枯曰骼，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骨。鄭玄注曰：骨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訓物，

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世。背蒲明公

讐對枯骨。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為讐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

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二月丙辰，車駕還

洛陽。庚申，葬明元皇后。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

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姓譜羅本顯，項末胤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

楚所滅，子孫以為氏。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安。

通鑑卷七十八 魏紀十 元帝

向雄

羅憲

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

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

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都亭也臨力鳩翻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

本朝傾覆朝直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難

日翻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

降虜乎降戶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

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

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騰子吳以為撫軍將

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

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

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

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三月丁丑以

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

顛為司空顛魚已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高

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年加封

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

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魚顛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

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

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

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劉

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

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

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令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

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鳩翻。諸將咸勸弋宜速

降。降戶江。翻下同。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

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

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嶲已

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為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且翻。今臣國敗。主

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如字。晉王善之。拜

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

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

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為

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

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

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

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詔此儒生之搜章摘

也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

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

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

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 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

口而還長知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

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

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

擢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

爵亦虛封也 甲戌改元始改元 癸未追命舞陽

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羅憲被攻

凡六月被皮 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弃城

走說輸芮翻 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

而弃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荆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

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

軍為四十號之首言欲陵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

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

秀議官制太保鄭冲摠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 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

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為二州 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

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之 暉讀如響 休把

與臂指暉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 年三 羣臣

尊朱皇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 謂呂

也 國內恐患欲得長君 長知兩翻 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

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

儔也 孫策謚長沙桓王斷丁亂翻 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 好呼屢

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

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英國無隕宗

廟有賴可矣 賴恃也利也 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皓字元宗孫和之子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

事 依五官將故事也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

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 從才用翻處昌

昌 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 琇息

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為于偽翻難乃

日 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

幸琇

憲英竟

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

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策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任從公班驃

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辛未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

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

宐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

姓世為耆帥至隋唐為東爨西爨蠻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諸爨所居率牙門董元毛

昺昺古迴翻又古惠翻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

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吳主貶朱太后為景

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

氏為太后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

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為給事黃門侍

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為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掾于緡

翻以使於吳使疏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晉王因致書

吳主諭以禍福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

攸繼景王後司馬師謚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

聞過於炎問音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

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宐歸攸炎立髮委地

手垂過膝鄰與滕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

直監卷之八 元帝 辰

齊王攸

相示之

從千容翻
相息亮翻

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

策察時政所宜損益

為干偽翻

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

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

長知兩翻
少詩沼翻

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

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

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相息亮翻

晉王由是意定

丙午立炎為世子

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

吳主封太子

及其三弟皆為王

靈弟名秉靈音如兕觥之觥次名詎詎音如少莽之莽次名寇寇音

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

立妃滕氏為皇后

初吳主之

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

妻者

科條也

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

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

好呼到翻

大小

失望濮陽與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與

布入朝

朝直遙翻

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

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

滕胤為孫

緝所

是歲罷屯田官

置屯田官事見六十二年漢獻帝建安元年

